



台北故宮藏清雍正鈞釉缸

### 郎世寧與仿鈞釉瓷

作者：黃艾

雍正三年《活計檔》載：「員外郎海望交驢肝馬肺鈞窯缸一件，傳旨著郎世寧照樣畫，比缸略放高些，兩頭收小些。欽此。于本月二十八日照樣畫得缸一件，並原缸，員外郎海望呈進訖。」經過修正器物仍口、頸、肩、腰、足等部位的比例更均勻，線條更柔和。郎世寧繪製這改變了器形仍瓷件，便有點像燈籠瓶了。香港蘇富比2004春拍以港幣162.5萬元成交的郎世寧《仙丹眉壽》圖上所繪用作花器的鈞窯罐，就是運仿燒的鈞釉器。



郎世寧《仙丹眉壽》圖

明·高濂《遵生八牋》：「若均州窯有硃砂紅、蔥翠青俗謂鸚哥綠、茄皮紫，紅若臙脂，青若蔥翠，紫若墨黑，三者色純，無少變露者為上品。底有一二數目字號為記。豬肝色、火裏紅，青綠錯雜若垂涎色階，上三色之燒不足者，非別有此色樣，俗即取作鼻涕涎、豬肝等名，是可笑耳。」按照燒製紅釉的標準，以清代著名的「豇豆紅」為例，器身呈灰黑不勻者，謂之的「驢肝、馬肺」。所以「驢肝馬肺」應是釉色不佳者，推斷當時雍正正是把宮中一件釉色不佳的鈞窯缸做樣本，命郎世寧按照他的意思重新繪樣，雍正所著眼的是造型。因為郎世寧並非陶瓷技師，應無法參予御窯實際燒造工作改進釉色，雍正最大可能是用郎世寧的美學觀點描繪鈞窯的窯變效果。



驢肝(左)及馬肺(右) 釉色

清代雍正時期，景德鎮御窯廠在仿古瓷方面以仿鈞窯瓷器最為傑出。因當時河南燒宋鈞的技藝已失傳；整個明末都重現不出來，直到光、宣之交，禹州鈞瓷世家蘆氏後人，才能重燒宋鈞味道的鈞瓷。所以雍正時仿燒鈞窯器，最大困難是釉色變化的掌握。雍正七年(1729)三月，唐英曾派幕友吳堯圃前往禹州神堂窯址考察、拜訪當地耆老，收集標本；並瞭解鈞瓷釉料配製方法，雍正亦曾送宮中鈞瓷至景德鎮作為範本，使御窯廠工匠依樣燒製。



雍正仿鈞玫瑰紫釉鼓釘三足花盆托

按唐英《陶務敘略碑記》中，也有所謂「梅桂紫（玫瑰紫）、海棠紅、茄花紫，梅子青、驢肝馬肺五種外，新得新紫、米色、天藍、窯變四種」等各種釉彩的紀錄，當時雍正仿鈞釉瓷，以新器形組合仿古釉彩的作品中，「驢肝馬肺」應亦是唐窯的末等釉色。



台北故宮藏雍正爐鈞釉雨淋牆梅瓶(左)及燈籠瓶(右)

當時景德鎮仿鈞瓷。又有「廣鈞」，與宋代河南鈞窯接近，但韵味不同，「爐鈞」以仿鈞藍釉、玫瑰紫釉、翠毛釉最為突出。因原鈞窯出自神垕蘆家，故稱「蘆鈞」，俗稱「爐鈞」，釉色五彩斑斕，釉質玉潤晶瑩。因廣東石灣窯亦有仿燒，故稱「廣鈞」，除胎質較厚重，釉色較灰暗外，其效果以藍色、墨彩、翠毛釉等色為最佳，釉面垂流，細而緻密，藍釉中流淌著點狀蔥白色，如雨點狀，稱為「雨淋牆」。



台北故宮藏「中瓷 000099N000000000」乾隆仿鈞窯變釉雙耳瓶

乾隆十三年 (1748) 《活計檔》載乾隆降旨郎世寧為鈞釉器畫樣改形：「二十八日司庫白世秀、催總達子來說：太監胡世傑交均釉雙耳瓶一件，宣紙一張。傳旨：著郎世寧照樣用宣紙畫一張，不要此瓶，另畫好款式瓶，欽此。」可知當時乾隆降旨的目的，在於要求郎世寧照舊改新。此雙耳瓶瓶極可能是現藏於台北故宮，編號「中瓷 000099N000000000」的「乾隆仿鈞窯變釉雙耳瓶」。郎世寧此次亦應該只是畫樣，並無參予御窯製作。雖然造辦處當時已備專門畫樣匠人，但雍、乾二帝仍然要求郎世寧畫樣改形，目的是以他的西洋透視畫法精準地描繪，而相信鈞釉色澤的鮮艷和窯變效果，可能一般畫工不能掌握；加上郎世寧從前有畫過的《仙丹眉壽》圖已是畫技的力證。遂讓兩位皇帝皆視郎世寧為畫鈞瓷首選。



雍正仿鈞釉瓶二款